



痴人说梦记

〔清〕旅生摇著

导摇摇读

《痴人说梦记》猿回，载光绪三十年（员愿年）至三十一年（员愿缘）《绣像小说》第十九期至第五十四期。作者旅生，生平事迹不详。这是近代第一部以改革开放振兴中国为主题，以正面理想人物为中心的长篇小说。

书中描写了三类人物：第一类人物是影射改良派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宁孙谋、魏淡然；第二类人物则是影射孙中山的黎浪夫；第三类人物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人物，小说主人公贾希仙。

作品叙事从湖北武昌府兴国州农民贾守拙梦见仙人岛开始，至稽老古梦见“中华大开世界”终。着重叙述了青年学生贾希仙等人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、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现实，立意学好本领，创建一番事业的故事。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，创业失败，不得已，乃至国外仙人岛，创立一个理想的社会。乃典型一乌托邦理想构建，是“痴人说梦”。

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其值得肯定之处。首先，在艺术构思上，有真有幻，相互衬托，既便于表达理想，又便于揭露现实丑恶，二者具有互衬互补作用，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有现实性的作品。其次，书中融进探险和侠情的成分，增强了趣味性。另外，书中也有精彩的心理描写。其不足之处是粗浅浮露，行文草率成篇，艺术性较差。

目摇摇录

- 第 一 回 回摇说奇梦乡老圆谎
追官粮奸胥索贿 ()
- 第 二 回 回摇慕官势送子读洋文
悟平权合群开学社 ()
- 第 三 回 回摇寻伴侣巧遇豪商
谈工艺隐联同志 ()
- 第 四 回 回摇缔良缘双集女床鸾
访故友单愁过江鲫 ()
- 第 五 回 回摇阻登舟旗丁伙诈
挂招牌铁口名扬 ()
- 第 六 回 回摇走越峽志士悲穷
入端溪新词惹祸 ()
- 第 七 回 回摇解叛犯江中遇盗
破阴谋海外逃生 ()
- 第 八 回 回摇脱幽囚海岛漂流
困攻苦馆中卧病 ()
- 第 九 回 回摇起沉痾双探毛人岛
历奇险同上旧金山 ()
- 第 十 回 回摇出险难旅馆遇良朋
通关节酒楼逢骗子 ()

- 第十一回 回 撞木钟名士登科
 亏国帑道台借债 ()
- 第十二回 回 摇 新进敢言尚书守旧
 名流演说御史触邪 ()
- 第十三回 回 摇 中高魁吏部分曹
 访新贵翰林拜客 ()
- 第十四回 回 摇 余侍郎封章荐士
 宁主政应诏陈言 ()
- 第十五回 回 摇 行新政终成党祸
 漏法网巧遇知音 ()
- 第十六回 回 摇 海外天别有逋逃藪
 旅人宿相逢患难交 ()
- 第十七回 回 摇 述幻梦改弦易辙
 假经商隐姓埋名 ()
- 第十八回 回 摇 兴源店豪商款友
 扬州城侠女访仇 ()
- 第十九回 回 摇 改男装一舸泛清淮
 折侠妹单车走燕市 ()
- 第二十回 回 摇 审刺客观察解冤仇
 索门包奴才仗势力 ()
- 第二十一回 回 摇 尚书府记室磨刀
 华胜店归妻易服 ()
- 第二十二回 回 摇 宁孙谋作传表贞姬
 陈契辛登程寻侠骨 ()
- 第二十三回 回 摇 弭拳祸快枪小试
 惜贤才牌示高悬 ()

-
-
- 第二十四回 摇鹰厚聘都讲贻羞
雪奇辱外洋游学 ()
- 第二十五回 摇大名士幕府参谋
真强盗海中结伴 ()
- 第二十六回 摇收鱼税激众出洋
识矿苗开工掘地 ()
- 第二十七回 摇过布哇欣闻国事
入仙岛妙用强权 ()
- 第二十八回 摇施教育全岛归心
议通商百货出口 ()
- 第二十九回 摇入广州翻逢旧友
去兴国代了官司 ()
- 第三十回 摇归海岛小庆团圆
梦中华大开世界 ()

第 一 回

说奇梦乡老圆谎 追官粮奸胥索贿

话说湖北武昌府兴国州，有一村，名为愚村。村中有个愚夫，姓贾名守拙，世代务农为业，薄有田地房产，尽够食用。活了五十多岁，不曾离开乡间一步，往常时节，跟着一班田夫野老，在那瓜棚底下说说笑笑，倒也不识不知，过了半世的快活日子。有一天，这贾守拙睡中觉，忽然的哈哈笑醒转来，妻子吃了一惊，问其原故，他连称奇怪，他妻子道：“好好的睡觉，有什么奇怪？”他道：“我做了一梦，梦到一个所在，一望是水连天，天连水，脚下踏了一张树叶，飘飘荡荡，随着风渡了过去，看见一座高山，便停下了。那山脚下却有一片沙滩，随脚走了几步，前面一片土地，人家不少，那些人的穿着，和我们不一样，一色短衣裳皮靴子，头上还戴顶有边的草帽。见了我一齐嘻嘻的笑。我也对着他笑，不料这笑，竟把我的梦笑醒。”妻子听了，说他做的是痴梦。

夫妻正在闲谈，忽然听得外面打门声响，妻子赶忙出去开门。却走进了一个老先生，守拙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是他亲家稽老古。这人是个老童生，年纪六十多岁，精神极好，逢考必到，总只进得头场，动不动闹了笑话，被贴扣考。有一遭去应县考，报了未冠，题纸下来，可巧碰着从前做过的书院卷子，一篇对题文章，把他喜的了不得，赶忙照本抄誊，取了一个扛榜，大为荣耀。有人恭维他，称他为“初覆公”，又因他肚皮里记得的典故实在多，又叫他为“杂货铺”。

闲言少叙，且说贾守拙见稽亲家来到，知有正事，连忙让坐。稽老古开言道：“明天我们村里合祭五圣菩萨，大家须得志志诚诚的，多捐几个钱，面子好看一点。这遭是归我承办，有簿子在此，亲家你光景还好，总得捐你四百钱，我替你写上罢。”守拙在菩萨面上是极肯花钱的，欣然应诺，走入房里，摸索半天，串了四百大钱，交给稽老古。稽老古因为凑钱事忙，匆匆的别去。

到了次日，贾守拙一早起来，到五圣庙拈香行礼，稽老古早在那里料理，等到上祭事毕，饮福之后，稽老古交代几个村农，收拾器具，自己拉了贾守拙，走到打稻场边闲话。两人席地而坐，稽老古探下了黄铜厚边眼镜，拿起一支三尺长的粗竹烟袋，装上些旱烟，敲着了火，哗叭哗叭乱吸起来。守拙忽然想起前天所做的梦，便说：“我前儿做了个梦，正待告诉亲家，请你圆圆。”因把那个梦述了一遍，稽老古想了一想道：“这梦却合了我那朋友说的一个典故，那年我到汉口，住在舍亲开的一间洋货店里，会着出过洋的一位朋友，闲谈起来，据他说是海里有个仙人岛，在云雾中

间，远远望着，有些金银宫殿，直上云霄。有人费了无数钱财，要寻此岛，及到将船放去，却一无所有。后来遇着大风，波浪掀天，几乎把船底翻了过来。从此便没人再敢前去找寻这个岛。听得人家说起，只有当初秦朝一个皇帝，名字叫做什么秦始皇，他老坐了天下，出榜招贤，要寻此岛。

“其时山东有个道士，姓徐名福，曾在武当山学道三年，很有些神通。这时节，辞了师父下山，适见此榜，便揭了下来，说是定要面见这秦始皇帝。县官听报，不敢隐瞒，立刻把他请进暖阁，不消说是大排筵席款待，就是食用一切，都是这县官所办。当下封了一只大官船，送这道士到京城里。秦始皇帝一见，龙颜大悦，立时就封他为逍遥东海神君。这道士和皇帝约定了三件事：头一件是要定造一只大海船，船上要盖九九八十一间高楼，楼房又宽又大；第二件是要三千个童男童女，一齐住在船下楼房之中；第三件是要支持一年的粮草。秦始皇帝一一听从，择日开船，望仙人岛进发。谁知一去十年，杳无音信，有人传说海里翻了一只大海船，死了无数的人，疑心就是他同了那三千童男女，一齐是死在海里的了。

“又过了几年，秦朝的老皇帝过世，太子登基。有天召见群臣，正待退朝，忽然午门外来了个外国使臣，赍了无数珍奇宝物，一道表章，呈上御案。天子举目一看，原来是徐道士做了仙人岛的岛长了。据说这岛里有种仙草，吃了下去，能叫人长生不老，徐道士已经成了仙人，这些童男童女，互相婚配，生儿育女，做了神仙的部民。又有一般可喜的事，做仙人的百姓，一样耕田种地，不消纳得租粮，亦不见有人犯法吃官司，拉进衙门受差人的欺负。”

正在说得高兴，蓦然来了两个人，一系本村地保，是认得的，一个穿了件青布大衫、黑布马褂，油光烁烁的面皮蜡黄，嘴唇带黑，满面烟气，是个大瘾头的样子。这人对着两人斜溜了一眼，回头向地保道：“那个是姓贾的？”守拙一看，来头不好，连忙站起来道：“在下就是姓贾的，不知尊驾要寻舍下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州里差下来的，只因贾守拙抗欠官粮，立须提办。”说罢，随手在袖统管里，抽出一张火票来。守拙道：“那是我的堂房侄儿，种了五亩田，不赶正经，合了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吃酒赌钱，以至拖欠钱粮，晓得不好，昨儿晚上逃了出去，这个不干我事。”差人道：“不管你侄儿儿子，只知是贾守拙的花户，须要你完粮，这是皇家的国课，可是当玩的，你有话，去见官说。”地保插嘴道：“贾老拙，你放亮些，早些打点上路罢，免得我们受累。”差人道：“正是，我是奉上差遣的，今儿天光才有些儿亮，即便下来找你，直到如今，还没有吃过一餐半顿，也该请请我们才是，刚才走过你们镇上，有一座小饭店，倒还干净。我们就去罢！”不由分说，拉了贾守拙便走。守拙吓得面无人色，只得跟了他走。

倒是稽先生有主意，对那差人说道：“老兄，请停一步儿，我同这位舍亲有句话说。”那差人道：“好，你们趁早商议，衙门里的规矩，你老是知道的。”稽先生就同贾守拙走了几步，低低说道：“老亲家，你为了令侄，吃这场官司，是没法的了。但是应该如何安排，须要拿定了主意，我到你家去报个信儿，取些钱钞应用。”守拙道：“真正该死，我因看祖宗分上，将这五亩地送给这孽种，弄到祸事上身，说不得将这老命也送给他罢。你晓得的，我两手空空，那里

有钱使用。”稽先生劝道：“你快不必如此，好歹欠的钱粮有限，代他完上就罢了，田产仍在，算起来府上的田是好的，至少也值三五十吊一亩，将田收回，并不吃亏。只恐怕衙门口零碎打点，倒要多费几文，常言说得好：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这是能强得过去的事吗？”守拙被他说得心动，诚恐当堂挨了板子，不好见人。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！这事全仗老亲家照应，你到我家里去，对我那老伴儿说，床底下有个破油纸篓子，里面藏着十吊钱，是东村王老二借给我买牛的，没得法子，取些来应用罢。”话犹未了，差人来催道：“饱人不知饿人饥，你两位的话，也该说完了。”守拙没法，只得对稽先生道：“你去就来，我在镇上周家饭店里等你。”于是三人踱到镇上。

进了饭店的门，一看是两间房子，右手设着一座灶。左手靠定板门，安放了一张长方板桌儿。上面摆了三四个黄泥大瓦盆，内盛着沙糖拌了三寸长的红烧鲫鱼，又有一盆白菜炒肉片，一盆连汤的黄豆芽，都是买剩了一小半的。老周是到前村抹牌去了，三人拣个座儿坐下，小二认得地保、贾守拙两人。走近前来，问吃什么？差人点了一样烧豆腐，一样炒鸡蛋，两盘鱼肉，四两高粱。地保差人共吃了五碗饭。贾守拙见吃了名件不少，约莫着要三百来钱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白瞪着眼，一言不发。正在着急之际，却好稽先生走了来，叫小二将酒饭帐算一算，袖子里掙出四百毛钱，付清了帐。向差人说道：“我送舍亲到衙门里去，我们就走罢。”差人道：“且慢，我们要商议商议，近处可有烟馆？躺躺再说。”地保插嘴道：“怎么没有烟馆。出了店门，望西走去四五个店门，便是烟铺，熬的上好的烟膏。”差人迷齐着眼道：

“好极！好极！咱们同去躺躺。”贾、稽二人无奈，只得随了他同行。

到了门口，门上挂的是破布帘子，稽先生第一个推门进去，看看里头是黑洞洞的，墙上挂着一盏洋铁皮做的油葫芦，已经是熏的测黑，半明不亮的，点在那里。细看屋子里，一边安了三张板床，对面是两张一排，放着一张半桌，上面摆设着天平烟缸等件，床上垫的是一色破席，并摆着两个竹枕，那两张铺上，已有人占住了，都是鹑衣百结的，躺在那里如半死的一般，手中擎了一枝烟枪，两眼合着，那手里的枪，几乎要掉下来。听见有人推门进来，陡然吃惊，手里的枪望上一提，将脚伸了一伸，一个呵欠，把旁边人的瘾都打了上来。差人此时涕泪交流，赶紧躺下叫道：“先拿二钱烟来。”那伙计知是生意到了，随过来将灯挑一挑亮，跟手四托烟送到，差人地保相对躺下。稽贾二人坐在旁边空铺上发呆，听他们抽的呼呼的声响。不多一会，二钱烟已抽完了，又叫伙计添烟，口中喷出来满屋的烟气，哇的又吐了一口浓痰，跷起一条腿，向贾守拙说道：“你这桩事不要看轻，是不是玩的。本官说过，抚台有文书下来，说是前番闹教，杀了洋人，朝廷赔款不少，城乡富户，摊钱不必说，还要办理清粮，若是有田的人家，捏荒抗粮，一经查出，定要重重的惩处。我问过签稿爷们，恐怕打板子枷号不算，还要罚款呢。那是三百五百一千八百论不定的。”原来这贾守拙生性吝啬，平日一钱不肯浪用，方才见饭帐会了许多，已经老大不自在，兼之年老力作，有些受伤，此时又气又急又饿，听了此言，一阵心酸，眼皮望上一翻，昏晕过去了。正是：

飞来横祸无从说，断送残生只数言。

不知贾守拙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慕官势送子读洋文 悟平权合群开学社

却说贾守拙听了差人的话，昏晕过去，稽先生赶着叫唤了半天，渐渐醒来，那差人反在那里说俏皮话儿道：“看他不出，倒会诈死。”烟铺里的人，听得可怜，泡了一碗姜汤给他吃下，歇了半天，才能动弹，又呷了几口汤，居然回过气来，能够说话了。叫苦连天的哀求差人替他想法儿，差人道：“我有什么法儿好想，这事情关系很大，且到衙门里再讲。若要平安无事，除非多花费些，求求签稿赖大爷，钱漕陆大爷，你一面将钱粮赶紧补上，取了凭据，再去见官，但是总得一二百吊，方能了结。如今我们的例规，是要先付的，小意思，不多，五吊罢了。”

稽先生从中好说歹说，总算讲妥了两吊五百文。地保讨了二百文，自回家去了。

稽、贾二人同了差人，到贾家住了一夜，次日一早进城，贾守拙有个表弟在城里开米店，姓冯名刚，因他做人老

实，大家就送他一个表号，叫他“冯老实”。当时三人同到冯老实店里，商量这事。贾守拙拿了些联单地契，托冯老实替他抵押了几十吊钱，好容易会着钱漕门上姓陆的，竭力奉承他，多花费了许多吊，才肯答应，算是已经完了钱粮了，只待见官开释。幸喜这位州官，是两榜出身，江苏上元人氏，姓胡名礼图，八股做得极好，问案却不大在行。每到坐堂，须要签稿赖大爷站在旁边指点，有时案子多些，问的不耐烦，摇了摇头，手拍着膝便念起八股来了。嘴里自言自语，说什么“王道不外人情”。又是什么“刑期无刑之化”。惹得衙役们抿着嘴儿，要笑不敢笑。这回提了贾守拙上堂，问起缘由，拍案大怒道：“你也是皇上家的百姓，食毛践土，为什么辜负皇恩，连钱粮都欠起来，这还了得？”贾守拙吓得不敢则声，差人代禀道：“他的钱粮，已经补完的了，并未拖欠过年，求大老爷念他年老，饶他初次罢。”又回头向贾守拙道：“你这个糊涂东西，还不快将串票呈上？”贾守拙慌忙将衣襟解开，掏了半天，找着串票，双手送到公案桌上，那胡大老爷看了一眼，搁在一旁道：“也罢，你这罪名，本来不小的，本县念你初次，饶了你的狗腿，以后再犯，两罪并罚。”说罢退堂，这贾守拙回到家中，气愤不过，侄子又找不着，无处发泄，将他八岁的小孩子，打了几次出气。

那天正在家里打儿子的时候，可巧西村教堂里的马夫王老三撞进门来，看见了，一把拉住，问其原故，贾守拙气得说不出话，王老三知道他新近吃了官司，不耐烦，只得将儿子出气。遂劝道：“老拙，你快不必如此，我知道你受了衙门里的气，说不出。但是如今做了没势力的人，总要仗着外

国人的势力。我们堂里的神父，因为现在中国人，不会说外国话，特地开了一个学堂，教人家这个。将来懂得之后，能够和外国人往来，不是得了大靠山吗？那个还敢欺负你。”守拙听了这话，暗自忖道：“不错的，我亲眼见西村朱阿二，抢了人家场上晒的麦，那人要告他，为他是吃教的人，不敢进状子。又前日在班房里，看见一乘轿子，直抬到大堂上，官儿立时开了暖阁门迎了出来，拉了那人的手一同进去。我还道是那里来的过路官，那知听人传说，是矿务局里的翻译，和我一样的白衣没有功名，他是何等体面。稽亲家说得好笑，海外头有什么仙人岛，据我看来没有什么仙人不仙人，现在的外国人就是仙人，跟着他读洋文的就是仙人的徒弟呢！但是，我吃教不能，人家说吃了教的人，等到百年之后，一双眼睛定要抠了去的。这句话虽然是没有，但是乡里人少见多怪，一定要这么说的，真正可恶。若叫儿子读洋文，却是个正办，亏得他提醒了我，我如今就打定这个主意。”于是先向王老三打听读洋文是怎样的规矩，一个月要花钱若干，一一问明白了，又托他设法。他说：“我是不成的，你去托朱阿二罢。”说完扬长去了。守拙送了他回来，和妻子商议定妥，作准送这八岁的第二个儿子去读洋文。

原来贾守拙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十五岁，在汉口洋布店里学生意，定下了稽先生的女儿为妻。这个次子八岁，向在村馆里读《大学》，早出晚归，资质倒也下得去，当下贾守拙看看这孩子，读书聪俊，心中甚喜。次日一早起来，去寻朱阿二，请他吃茶吃酒，着实的巴结，两人自此结为莫逆之交。后来贾守拙说起儿子要进学堂的话，朱阿二满口应承，代为出力。不多几日，有了回信，主教答应了。但须要这孩

子去见见，问答些话，方可收留，每年止须出膳费三十千文。贾守拙由不得心疼这钱，也是没法的事，挨到正月十五后，择日将儿子送入学堂。

这学堂名为强西学堂，就是那教堂里安主教捐资开的，请了几个中西文教习在内，专教中国子弟。是日贾守拙送儿子进去，中文教习问了几句话，看他着实应对得来，心中欢喜，代他起个名字，叫贾子章，表字希仙，自此贾子章在强西学堂肄业。过了几年，居然已经一十五岁了，洋文读得极熟，中文亦尚粗通。他有两个最知己的同学，一个姓宁名有守，表字孙谋，是汉口亨利洋行买办之子。一个姓魏名偃群，表字淡然，他父亲在江汉关上充当大写，两人俱十七八岁的年纪，虽说比贾希仙豪富许多，却守定平等的宗旨，并无瞧他不起的样子，一般引为同志。说也奇怪，这些十几岁的人，志气极高，常恨自己为什么在教堂里读书，受外国人的教育，觉得耻辱已极。

一日，正当暑假后开馆之期，宁孙谋携了半年的学费，走到学堂，可巧与贾魏二人遇着，宁孙谋触着心事，登时起了念头，约着二人在左近茶馆里吃茶，宁孙谋开言道：“二位今日可是进学堂开学来的，身边带有半年学费没有？”二人答应道：“正是前来开学的，身边带有半年学费。”宁孙谋道：“我们中国人却要受外国人的栽培，心实不甘，我想我等三人，皆是为父母逼着，不能不来，照此年复一年，束缚在此，何由发达，况且外国人的主意，是养成我们奴隶性质，将来为他所用的，所以只有外国语言一种教我们的。一切关系实用的科学，都藏了起来，不肯传授。据兄弟的愚见，不如离了此地，到大地方去一走，一面想个法儿，考入

中国人开的学堂，才能成就学问呢。”魏淡然道：“老弟你话虽然说得是，但是你不曾晓得中国开的学堂，实在也进不得。我听见人家传说，开学堂的尽是官场中人派的，总办不是翰林就是道台，都是八股出身，并不懂得什么科学。戴了红红绿绿的顶子，背后头跟了无数若干的家人，一辆马车进得堂来，满面官气。还有些没出息的教习司事趋前赶后的巴结，他的本事不过靠着权势，带挈着几个私人吃碗现成饭罢了，那有心肠说到教育上去。那时我们忍又不是，去又不能，岂非进退两难么？”贾希仙道：“二兄所说的话，虽都不错，依小弟愚见，宁兄奋发的志气，倒可试试，现在我们三人带的半年学费，算计起来，也有好几十吊，莫如搭了轮船，径往上海。听说上海地方，极开通的，学堂也多，外国人有学问的，来得不少，是个长进学问之地。我们一面译些西书卖钱过活，一面打听那里学堂好，考了进去肄业何如？再不然，遇了几个同志，只要攒凑起几千银子，我们好自己开个学堂，成就几个志士，岂不更好。”说罢，二人一齐拍手称是，商量着到主教那里托词退学，同赴汉口，各写一封信，安慰家中，随即上了怡和洋行轮船。到了镇江，轮船停泊卸货，贾希仙有两礼拜不洗澡了，自觉秽浊不过，对二人说：“偏劳在此守着行李，小弟去走走便来。”说罢，别了二人上岸去了，二人等他许久不至，听得轮船将开，是要误事的，商议着只得将行李什物，一总搬了上岸，找个客寓住下。慢慢寻觅。正是：

楼头黄鹤杳无路，江上孤鸿忽失群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